

“石油危机”会重演吗

翁东辉

世经述评

“石油危机”这个词似乎很久远、早被遗忘，现在却被屡屡提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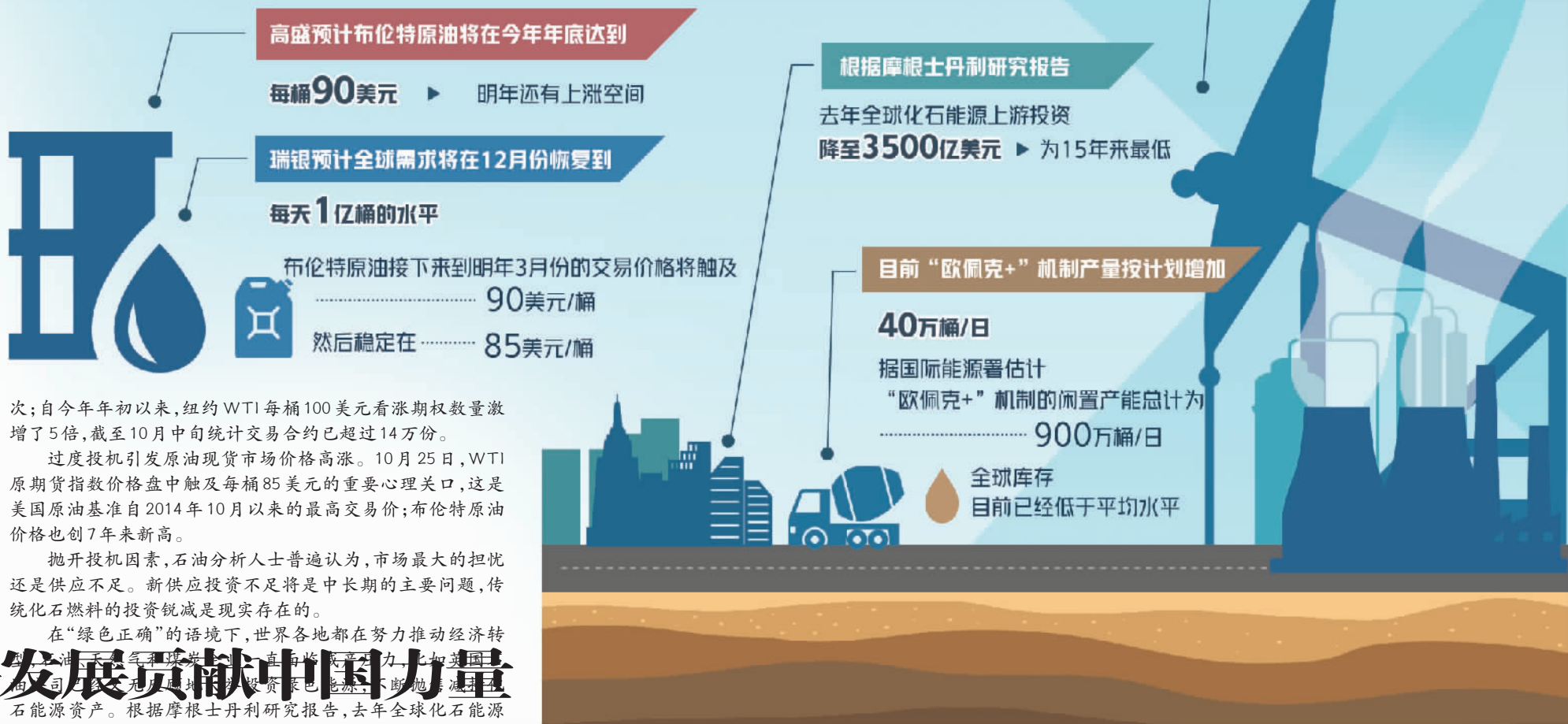
当下所谓的“石油危机”与上世纪70年代大不相同，那时是中东阿以战争威胁导致供应中断，现在则更多地表现为价格炒作。短期的供求失衡导致油气价格飞涨，在全球通货膨胀背景下，由于投机炒作造成价格剧烈波动。

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跌宕起伏千变万化，背后都有资本投机的影子。一些主要投资银行更是长袖善舞，比如高盛，历来是油价看多的主力。该公司预计布伦特原油将在今年年底达到每桶90美元，明年还有上涨空间。高盛的判断依据在于，全球石油需求将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快速复苏，明后年的石油需求将创下历史新高，而供应由于传统化石能源领域的投资严重不足而出现短缺。

至于油价未来趋势，加拿大皇家银行认为，石油市场目前仍处于多年结构性强周期的初期。瑞银预计原油市场将至少在明年第一季度之前保持紧张状态，全球需求将在12月份恢复到每天1亿桶的水平，因此瑞银预计布伦特原油接下来到明年3月份的交易价格将触及90美元/桶，然后稳定在85美元/桶。摩根大通鼓励投资者坚定买入。随着货币供应量迅速扩张，美国经济可以支撑150美元/桶的油价。实际上，华尔街对油价走势存在重大分歧，一些人认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大规模反弹是暂时的，而多头一直表示，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天将支撑油价走下去。不过，价格预测从来都是高风险的行事，谁又能准确预判市场真实走势呢？

正是在这些大投行的鼓动下，短期油价前景非常诱人，原油市场投机风潮日盛。最近几周，原油看涨期权数量猛增，据华尔街有关数据，一些押注近乎“疯狂”：布伦特原油2022年12月到期每桶200美元的看涨期权在某一两天内就交易了1300

当下所谓的“石油危机”与上世纪70年代大不相同，那时是中东阿以战争威胁导致供应中断，现在则更多地表现为价格炒作。短期的供求失衡导致油气价格飞涨，在全球通货膨胀背景下，由于投机炒作造成价格剧烈波动。除了投机因素，供应不足也引发市场担忧。



次；自今年年初以来，纽约WTI每桶100美元看涨期权数量激增了5倍，截至10月中旬统计交易合约已超过14万份。

过度投机引发原油现货市场价格高涨。10月25日，WTI原油期货价格指数盘中触及每桶85美元的重要心理关口，这是美国原油基准自2014年10月以来的最高交易价；布伦特原油价格也创7年来新高。

抛开投机因素，石油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市场最大的担忧还是供应不足。新供应投资不足将是中长期的主要问题，传统化石燃料的投资锐减是现实存在的。

在“绿色正确”的语境下，世界各地都在努力推动经济转型。石油行业一直以来的重要原因，是“欧佩克+”机制仍然牢牢控制着产出。因为目前油价正处在“舒适区”，该卡特尔并不急于提高产量。沙特石油部长阿卜杜勒·萨勒曼预计到明年年底“欧佩克+”机制的石油供应总量可能会大幅增加。目前，“欧佩克+”机制产量按计划增加40万桶/日，一些成员实际上难以提高产量，这导致供应持续紧张。据国际能源署估计，“欧佩克+”机制的闲置产能总计为900万桶/日，但由于尼日利亚和利比亚的生产问题、对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及俄罗斯和沙特一年多主动减产等因素影响，当市场需

求真正回升时，实际产出却相当有限。

在需求方面，近几个月来，后疫情经济复苏提振了全球石油需求，导致库存下降，全球库存目前已经低于平均水平。美国商业原油库存为4.27亿桶，比每年这个时候的5年平均水平低约6%。经合组织8月份的商业库存比5年平均水平少了1.62亿桶。

根据欧佩克最新报告，预计全球石油需求到21世纪30年代中期将为每天1.08亿桶，而全球石油需求峰值在2030年之前就会到来。为此，欧佩克主张，在未来25年内应进行大量投资以满足需求，预计该行业累计需要11.8万亿美元与石油相关的长期投资。

不过，欧佩克仅仅代表了产油国的心声，却无法引起市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共鸣。当前普遍的情绪是，我们不想使用煤炭，我们希望使用越来越少的天然气，我们希望远离石油。但是，油价最好不要上涨！

既然供求平衡在未来几年很难实现，那么，通过其他手段控制市场价格过快上涨是否可行？

今年8月份，拜登政府敦促“欧佩克+”机制增加石油产量以应对过快上涨的油价。当然，“欧佩克+”机制拒绝了这一提议。因为美国选民不喜欢高油价，通常会归罪于白宫。在油价价格飞涨之际，美国能源部提出释放总共6.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的可能性，以此平抑价格。拜登政府表示已准备好使用“工具箱中的所有工具”来对抗高昂的能源价格，其中就包括禁止原油出口。不幸的是，干预作用通常非常有限。

沙特和俄罗斯似乎已经忘记了去年初曾大打价格战，并宣称他们之间是“最亲密和最亲爱的”朋友，他们已然取得控制价格的主导地位。不过，任何暗示双方即将分手的迹象都可能导致油价崩盘。

这就是当前“石油危机”的来龙去脉。危与机向来是并存的。谁先谋定而动，下好先手棋，谁便掌握了主动。

为实现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座谈会11月2日在京举行。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在联合国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就气候变化、脱贫致富等全球性问题展开讨论。

全球化智库理事长、国务院参事王辉耀在开幕致辞中表示，在国际环境迅速变化的50年里，中国持续为联合国事业贡献中国力量；作为南南合作的坚定支持者和践行者，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帮助发展中国家获得包容性增长，未来也将与联合国携手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更广泛的合作。

“联合国一直是中国值得信赖的发展伙伴，自1979年在中国开设第一家联合国办事处以来，40多年来联合国在中国的角色从传统捐助方转变为坚定合作伙伴。”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常启德表示，中国已迅速采取行动应对当前的全球性问题，联合国驻华团队将和中国一起携手并进，创造美好世界。

非盟驻华代表赫曼塔·默罕默德·奥斯曼表示，50年来中国向世界表明它是非洲真正的伙伴，中非之间的积极合作推动了联合国改革进程。未来非盟仍将作为中国长期战略合作伙伴，携手在联合国框架下为中非共同发展目标奋斗。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国际合作司司长田林表示，当前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国际发展合作的核心要务，联合国应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为世界各国维护普遍安全、共享发展成果提供关键平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夏泽瀚表示，在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下，技术教育促进农村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凸显，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应注重通过各类教育培训在农村传播绿色发展理念、形成绿色技能开发体系，推动乡村绿色发展和生态产业脱贫。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驻华代表马泰奥表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存在一定差距，由此引发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他建议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包括服务业、旅游业、运输物流等产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气候变化仍然是国家发展规划的核心问题之一，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继续支持各国绿色转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白雅婷就此提出三点建议，首先，政府应加强对公共资金投资的引导，重点关注可再生能源投资；其次，充分运用市场工具，比如碳定价机制；最后，提供绿色投资政策激励，并完善公司绿色转型问责机制。

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康嘉婷表示，气候对健康构成的风险与日俱增，给世界各国医疗体系造成巨大负担。希望多部门协同合作，增强医疗系统的韧性。

“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是非常全面的，也越来越成为难民产生的主要原因。”联合国难民署驻华副代表陈蔚云表示，清洁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绝佳方案之一，中国在发展清洁能源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并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

承诺到206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沙特加快能源转型步伐

本报驻利雅得记者 罗怀伟

“绿色沙特倡议”承诺：



近年来，面对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挑战，作为全球主要能源生产国，沙特将能源转型作为主要抓手，加大新能源领域投资力度，研发清洁氢能制造等高新技术，大力发展绿色经济。

“绿色”倡议雄心勃勃

今年3月，沙特提出“绿色沙特倡议”和“绿色中东倡议”，致力于推动清洁能源使用，降低化石燃料影响，强化地区国家多边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在10月23日举行的“绿色沙特倡议”论坛上，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公布了“绿色沙特倡议”的行动路线图：一是到2030年实现每年减少2.78亿吨碳排放，到2060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二是到2030年种植4.5亿棵树木，恢复800万公顷退化土地，减少2亿吨碳排放，并在未来几年宣布更多举措；三是进一步加强陆地、海洋和沿海环境的保护，计划加入全球海洋联盟，建立海洋探索基金会等。

10月25日，“绿色中东倡议”峰会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穆罕默德提出，将打造落实循环经济理念的区域合作平台，分享经验技术，提高协调水平。同时，沙特将设立一只区域性碳循环经济解决方案投资基金，提出一项关于清洁能源解决方案的全球性倡议，两项举措将耗资390亿沙特里亚尔（约665亿元人民币），沙特将贡献其中的15%，以延续其

在全球能源市场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能源转型多措并举

能源转型是沙特实现减排目标的主要途径。沙特始终将能源转型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发布的“2030愿景”就提出要大力发展天然气和包括太阳能、核能等在内的新能源。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油价波动进一步提高沙特对能源转型的重视程度，4月，穆罕默德对媒体表示，将重视本国经济对石油依赖的风险以及石油行业在未来四五十年面临的挑战。沙特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6月表示，“沙特阿拉伯不再是一个石油国家，而是一个能源生产国”，再次强调了沙特能源转型的坚定立场。

一方面，沙特将大力推动传统能源低碳化利用。阿卜杜勒阿齐兹10月24日表示，沙特计划将贾富拉(Jafurah)天然气田开采的大部分天然气用于制造蓝氢。蓝氢由天然气通过蒸汽甲烷重整或自热蒸汽重整制成，产生的二氧化碳被捕获储存，能有效减少碳排放。贾富拉气田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项目之一，总估值超过1100亿美元，天然气蕴藏量预估达200万亿立方英尺（约5.66万亿立方米），预计将于2024年开始投产。此外，沙特政府将增加对本国市场的天然气供应，目标是到2030年底停止使用石油发电，使天然气发电量占全国电网供电总量的一半以上，切实减少碳排放。

另一方面，沙特将积极探索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的有效利用。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去年与美国空气产品公司签署了一项50亿美元的合资协议，启动沙特太阳神绿色燃料项目。该项目利用太阳能和风能生产绿氢（使用可再生能源制造的氢气），计划于2025年投产，届时将实现650吨绿氢的日产量，为沙特北部新未来城提供清洁能源，并向全球市场出口。

沙特未来将积极推动清洁能源出口，加强国际合作。根据“2030愿景”，沙特将推动氢能生产链本地化，并成为全球清洁能源氢能供应商，沙特阿美公司去年已向日本出口了世界首批40吨蓝氢。3月，沙特阿美公司首席执行官阿敏·纳赛尔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该公司计划扩大和加强与中国在天然气制氢和制氨、合成燃料以及碳捕获利用和储存方面的合作。

减排目标任重道远

沙特将氢能作为其能源转型的主要抓手，但鉴于全球氢能研究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氢能产业开发仍面临一定困难。

在市场层面，虽然沙特有意开拓全球氢能市场，但传统化石能源仍占据主导地位。2019年全球原油出口额为9860亿美元，氢气出口额仅为100亿美元。当前全球能源类基础设施基本围绕传统化石能源，若要大力推动氢能普及，各国政府和企业需在电网构建、港湾建设、管道铺设、补给站建造等诸多方面投入大量资金，培育巨大的全球氢能市场任重道远。

在技术层面，当前制氢过程仍易引发环境问题。绿氢生产依赖纯净水或去离子水电解，沙特淡水资源匮乏，需利用淡化海水为绿氢生产提供原料。沙特海水淡化仍依赖传统化石能源，且过程中产生的高盐废水易引发海洋环境问题，如何实现倡议中提到的陆地、海洋和沿海环境的保护仍需进一步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沙特在推动能源转型的同时，仍将扩大其石油和天然气产能，保持其在全球石油市场安全和稳定方面的领导作用。阿敏·纳赛尔指出，随着全球经济复苏，石油需求将逐步回升，阿美石油将在维持1200万桶日产量的基础上增加100万桶产能。他认为，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与沙特阿美增加石油产量的战略并不矛盾，沙特阿美原油的污染程度低于其他类型的石油。他指出，将石油产业“妖魔化”只会适得其反，实现减碳目标需要全球各方共同努力。